

THE WORLD BANNED BOOKS COLLECTION

世 界 禁 书 文 库



觉 醒

[美] 凯特·肖班 / 著

九 州 出 版 社

世界禁书文库

觉 醒

原 著 〔美〕凯特·肖班
翻 译 高 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禁书文库/汪彦博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114-566-6
I.世... II.汪... III.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817 号

世界禁书文库 觉 醒

作 者:[美]凯特·肖班

译 者:高 清

责任编辑:刘小曼

封面设计:曹庆霞

九州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100081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127 千

印张:6.5 印数:2 000 册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书号:ISBN 7-80114-566-6/1·101 全套定价:5800.00 元(全 58 册)

作者简介

凯特·肖班(1851 — 1904),美国小说家。

1851 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1899 年出版的《觉醒》是其代表作品,也是她发表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除了长篇小说外,她的短篇小说如《出了毛病》(1894)、《巴尤人》(1894)、《在阿卜地的夜晚》等,均受到读者的欢迎。她的小说,具有莫泊桑小说的风格。

1

门外那只被关在挂笼里的有着黄绿相间羽毛的鹦鹉，不停地叫着：“滚开！滚开！该死的！这就对了！”

这只鹦鹉除了能讲点西班牙语外，还会讲另外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只有门的另一边被关在挂笼中的模仿鸟能听懂。那只模仿鸟也迎着习习的凉风，尽情啼唱，令人心烦地叫个不停。

彭迪列先生再也无法安心地读他的报纸了。他一脸不耐烦的神态，叹口气，站起身来，无精打采地走下门廊，穿过一条又一条狭窄的通道：这些通道把奈波伦别墅分散的小房连接起来。刚才，他一直坐在大厅的门外。鹦鹉和模仿鸟是奈波伦太太的财产，它们有权恣意喧闹，而当它们不再讨人喜欢时，彭迪列先生自然也有权不再陪伴它们。

他停在自己的别墅门前。这座别墅从主楼那边数过来是第四座，倒数是第二座。他十分轻松地坐进摆在那儿的藤制摇椅里，又专心致志地读起报纸来，又开始专心读起报纸来

了。这天是星期日，报纸是昨天的。星期日的报纸还没有送到哥兰徳岛。他对市场信息，早就是耳熟能详了。这会儿，他只不过是有一搭，无一搭地读着各种社论和他昨天离开新奥尔良时无暇过目的零星消息。

彭迪列先生年纪四十，戴着眼镜，身材中长，体质虚弱，稍稍有点驼。他的头发是棕色的，整齐地梳向一边，胡须浓密，但修剪得利落、整洁。

他不时地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环顾四周。主楼那边的喧闹声越来越大。这座公寓的主要建筑被称为“主楼”，以区别于其他小别墅。那啁啾啾啾的鸟叫声仍没有停歇。两个年轻姑娘，法雷瓦家的孪生姐妹，正坐在钢琴边弹奏《赞姆巴》中的二重奏。奈波伦太太也在往复地进来出去，忙得不亦乐乎。她每走进房间，总是大声向打扫庭院的佣人们布置任务；每走出房间，就以同样高的嗓门儿向餐厅的佣人们发号施令。奈波伦太太长得漂亮标致，生气勃勃。她穿着白衣服，带着套袖。她来回进出时，浆洗过的长裙不时地打起褶皱。附近，另一座小别墅门前，一个穿黑衣服的太太正在那儿悠闲地，漫无目的地散着步，一边还数着念珠。公寓里的许多人已乘波戴利的小帆船到切尼瑞·卡来纳达教堂做弥撒去了。一群年轻人在外面橡树底下玩槌球游戏。彭迪列先生的两个孩子也在那儿——这两个小家伙长得很壮实，一个四岁，一个五岁。一个混血保姆无精打采、机械地地跟着他们跑来跑去。

最后，彭迪列先生点燃一支雪茄，抽了起来，报纸不知不觉地从他手中滑了下去。他的眼睛盯住了一顶正缓慢地从

海边向这里挪来的、白色的遮阳伞。透过那枯削的橡树枝干，跨过一片长满黄色菊花的田野，那把遮阳伞清晰地映入他的眼帘。海湾遥遥相望，逐渐消融在缥缈的、蔚蓝的天空之中。那把遮阳伞不停地缓缓向前挪动着。那镶着粉边的遮阳罩下，慢慢地走着两个人，他的太太艾琳娜·彭迪列和罗伯特先生。他们走到别墅跟前，在门廊的台阶上每人背靠着一根门廊的柱子、面对面席地坐了下来，面容稍带倦意。

“这么大热的天，又赶在这么个时间，去海里游泳，分明是胡闹！”彭迪列先生冲着他们大声喊道。他是天色微明时的海，难怪今天早晨对他来说，过得那么慢。

“你被晒得我已经快认不出来了，”他又说道，同时盯着他的夫人，看那眼神就像看着自己一份心爱的财产遭到了破坏似的。彭迪列太太抬起她那双厚实、有力且匀美，把平纹细布衣袖从手腕上挽了起来，以欣赏的目光仔细地打量着。在她瞧着这两只手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了戒指，去海滨前她把它交给丈夫了。她默不作声地把手伸给他，他立刻明白了她的用意，把戒指从衣兜里掏出来，放在手掌上。彭迪列太太把戒指戴进了手指，然后环抱双膝，朝对面坐着的罗伯特看了一眼，笑了起来，戒指在她手指上闪闪耀眼的光亮。罗伯特也报之以会心的一笑。

“发生了什么事？”彭迪列先生懒洋洋地朝他们望了过去，向他们搭讪道。这真够有点胡闹的了，在海里搞冒险玩意儿。艾琳娜和罗伯特两人都争着向他复述这件事。可是讲出来的似乎引不起一点乐趣来。他们感到了这一点，彭迪列先生也觉得毫无意思。他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伸懒腰，然后

站起来，说想去科兰旅馆打台球。

“咱们一起去吧，奈波伦，”他向罗伯特提议说。可是，罗伯特十分坦率地承认，他更喜欢留下来，同彭迪列太太聊天。

“那好吧，艾德娜，当他使你感到无聊时就打发他去干自己的事好了。”彭迪列先生临走时，这样告知他的太太。

“嗨，带把伞！”彭迪列太太大声说道，同时把伞递给了他。他接过遮阳伞，打开举在头上，走下台阶，离开了。

“回来吃晚饭吗？”彭迪列太太又向他问了一句。他迟疑了一会儿，耸了耸肩膀，又摸摸衣兜，里面有一张十元的钞票。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回来还是不回来，那要看他在科兰旅馆和谁比赛以及比赛的规模了。但是他没有讲出来，不过，彭迪列太太已经明白了。她大声笑了起来，点头和他再见。

两个孩子看到爸爸往外走，都想跟他去。他亲了亲他们，没有同意，但答应回来时给他们带夹心糖和花生。

2

彭迪列太太目光犀利而有光泽。她的双眸子是棕黄色的，和她头发的颜色相近。她具有一种把目光迅速聚焦在某个物体上的能耐，然后又能长久地停留在那里，就好像沉浸在冥思苦想的迷宫中一样。

她那比头发略黑的浓密的眉毛，像地平线那样平展，使她的眼睛显得更加深邃。与其说她漂亮，倒不如说她俊美。她的面容由于率直的表情和一种相互矛盾着的微妙的神态变化而具有一股迷人的魅力，她真的是风度翩翩楚楚动人。

罗伯特卷了一支烟。他说买不起雪茄，所以只抽卷烟。他衣兜里装一支彭迪列先生送给他的雪茄，他留着待晚饭后再抽。

这在他看来是坦诚。在肤色上他跟现在同他坐在一起的同伴没有什么两样。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同不刮脸相比使这种效果显得更为明显。在他坦诚的面孔上没有一丝忧郁哀愁的影子，他双眉紧锁，目光里流露出夏日里疲劳困乏

的神色。

彭迪列太太伸手取过放在门廊地板上的棕榈叶扇子，扇了起来。罗伯特的双唇衔着烟，吐着一股股烟雾。他们没完没了地聊起来：周围发生的事件，在水中惊险刺激的冒险——谈起来就够使他们心胸舒畅的了。他们不停地谈着，谈着风、树林、到切尼瑞做弥撒的人们，还有在橡树下玩槌球游戏的孩子们，以及法雷瓦家的孪生姐妹和她们演奏的《诗人和农民》一剧的序曲。

罗伯特向她谈了许多关于自己的事。他仍然年轻，缺少社会经验，对自己还不那么太理解。好像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彭迪列太太对自己却谈得很少。他们谈得很投机，彼此对对方的话题都感兴趣。罗伯特讲到他打算今年秋天去墨西哥试试运气。他一直想去墨西哥，可总也没去成。同时他谈到他在新奥尔良的一家商行里保有一个中层地位的位置。在那儿，由于他精通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找个职员或文书的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

同过去一样，他正同他的母亲在哥兰德岛度暑假。从前，也就是在记事之前，这坐“主楼”是奈波伦一家消暑的地方。现在在它的两侧已盖起了十多座小别墅，而且总是住满专从奥尔良法国人居住区来的客人。这给奈波伦太太提供了一种轻松而舒适的生活，这在她看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

彭迪列太太向他讲了她父亲在密西西比河的种植园和碧草遍野的古老的肯塔基原野上的家乡，她在那里度过了少女时代。她是一个有着美国血统的女人，虽有一点法国人混

血，但似乎已被溶解消失殆尽了。她读了住在东部的妹妹的来信，信上说她已订亲，准备结婚了。罗伯特聚精会神地听着，很了解她妹妹的行为举止，她父亲的容貌以及她母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在准备换装吃晚餐时，彭迪列太太收起了信。

“我看莱恩丝不会回来了。”她说朝丈夫离开的方向望了一眼。罗伯特也这样想，因为在科兰旅馆那儿有不少新奥尔良俱乐部的成员。

彭迪列太太离开罗伯特，回到她的房间时，罗伯特也随即走下台阶，漫无目的地朝玩槌球游戏的人们走去。在晚餐前半个小时，他还可以在那里和两个小彭迪列玩一会儿。这两个孩子都非常愿意和他在一起。

3

那天晚上，彭迪列先生十一点钟才从科兰旅馆回来。他的心情好极了，兴奋异常，很想一吐为快。他进屋时惊醒了早已上床且进入酣梦的太太。他一边脱衣服，一边和他的太太说话，向她讲述白天听到的奇闻轶事和闲言蜚语。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一大把褶皱巴巴的钞票，里面还散落着不少哗啦哗啦作响的银币。他把这些钱连同钥匙、小刀和手帕胡乱丢在写字台上。彭迪列太太实在太困了，只用喃喃的微弱的声音应答着。

他对太太——他只是为了她才活着——对他关心的事竟然这样冷淡，对他的谈话毫不在意，实在感到扫兴之极。

彭迪列先生虽然非常喜欢他的两个孩子，可早就把答应给他们买夹心糖和花生的事丢在脑后了。他走进隔壁孩子们睡觉的房间，看看他们是否睡得舒服。查看的结果却令他很不满意。他给孩子们翻了翻身，挪动了一下位置。一个孩子踢了几下腿，喃喃地说着关于什么一篮子蟹的梦话。

彭迪列先生转身回到太太那里，告诉她拉乌尔正发高烧，需要看护。然后他点起一支香烟，走了出去，坐在敞开的门旁边抽了起来。

彭迪列太太非常肯定地说，拉乌尔根本没有发烧。他睡觉前还好好的，一整天也没什么不对的。彭迪列先生对高烧症状实在太熟悉了，怎么会弄错呢？他确信无疑地向太太说，孩子此刻正在隔壁房间里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责备太太粗心大意，平时对孩子缺乏应有的爱护。如果一个人身居母亲的地位而不照料孩子，那么到底还由谁来干这件事呢？他说自己每天忙于经济所的事，腾不出手来。他不能同时一身兼二职，在外边赚钱养家，在家里又得照看孩子使他们安然无恙。他讲这番话时，口气强硬且理直气壮。

彭迪列太太从床上爬起来，走进隔壁房间。她很快又转回来，坐在床边，头靠在枕头上。她不说一句话，对丈夫的诘问拒不作出任何反应。彭迪列先生抽完雪茄后，上了床，只片刻工夫就睡着了。

彭迪列太太这时已全然醒过来了。她无声地流着泪，哭了一阵子，然后用睡衣袖子擦了擦眼睛，吹熄了丈夫离开时忘记熄灭的蜡烛。她赤着的双脚滑进了放在床边的缎子拖鞋，走到外边的门廊中，那里有一把藤制摇椅，她坐了上去，开始轻轻地摇了起来。

这时已过午夜。所有小别墅的灯都熄灭了。那座主楼的门廊里还闪着一缕微弱的灯光。外面安静得没有一丝声音，只有从远处不时传来那只栖息在橡树顶端密叶中的老夜鹰发

出的叫声和大海永不止息的涛声。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海水还没有涨潮。那海浪的声音宛如一曲悲伤的催眠曲径直飞向漆黑的夜空。

泪水从彭迪列太太的双眼中簌簌淌了下来，不一会儿睡衣的袖子都已湿透，再也无法用它来擦眼泪了。她用一只手抓住椅背，那宽松的袖口顺着举起的胳膊滑到了肩膀上。她转过身去，把红热潮湿的脸贴到肘弯，又接着地哭了起来，再也顾不上擦她的脸庞、眼睛和胳膊了。她说不出为什么要哭。这样的经历在她婚后的生活中已经有多次了。可是，从前发生的这类事情，同她丈夫对她的一往深情和忠诚不渝的诚实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她丈夫的深情和忠诚是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

似乎有一种无法说出来的压抑感，从她意识中的不能抓挠之处滋生出来，使她的整个身心充满了一种莫名的伤感。这种压抑之感就像个影子，像一团迷蒙的雾，掠过了她焦灼的灵魂。这种感情是奇怪而陌生的。这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心境。她坐在那儿，内心里并没有责怪丈夫，或者悲叹给她安排了她走过的旅程的命运。她只不过是想要自己好好痛哭一场罢了。蚊子在头顶上方劲头十足地飞舞着，叮咬着她那结实而滚圆的手臂和赤裸的脚背。

幸亏这些叮人的嗡嗡叫的小精灵驱散了她的哀愁，不然的话，她会在这漆黑的夜中呆上大半夜。

第二天一早，彭迪列先生准时起了床，坐一辆四轮马车到码头，赶乘汽轮，赶回城里去照管他的生意。在这个周末以前，人们在哥兰德岛是不会再看见他的人。他已经恢复了

昨夜差点被破坏了镇静。他急于离开这里，期望在卡罗德利街度过快乐的一周。

彭迪列先生把昨晚从克莱恩旅馆带回来的钱交给了太太一半。像大多数喜欢钱的女人一样，彭迪列太太很高兴地接受了。

“这些钱足够给珍妮格妹妹买一件精美的结婚礼物了！”她大声叫了起来，一边一张一张数着钞票，一边小心地把褶皱了的捻平。

“啊，我们应送给珍妮格妹妹比这更好的礼物，我亲爱的！”当他准备同太太吻别时，大声笑道。

孩子们笨手笨脚地围着他跑来跑去，抱着他的大腿，央求他回来时给他们带各种东西。彭迪列先生向来讨人喜欢，无论是女人、男人，还是孩子，甚至是佣人，总是乐意来为他送行。他的太太站在那儿，微笑着，挥动着双手。孩子们大声喊叫着，直到他那辆沿着沙道飞奔的陈旧的四轮马车消失在远方扬起的灰尘中。

过了几天，彭迪列太太收到从新奥尔良寄来的一箱东西。这是她丈夫寄来的。里面装满了各种糖果，那些颜色诱人的可口的小玩艺儿——最上等的水果、馅饼，一两瓶难得的美味可口的果汁，还有很多的夹心糖。

彭迪列太太对箱子里装的这些东西总是非常大方的。她对收到远离家门的丈夫寄来的东西早已习以为常了。她吩咐人把馅饼和水果送到餐厅去，而把那些夹心糖分给大家吃。太太们用她们灵活小巧而有鉴别力的手，颇为贪婪地挑拣着。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彭迪列先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丈

夫。庞蒂里郁太太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她没有遇见过比他更好的丈夫。

4

对彭迪列先生来说，要做到使他自己和别人都心悦诚服地说出他太太究竟在哪些方面对孩子没有尽到做母亲的应尽的责任是一件难事。与其说他明白了这一点，还不如说只是一种感觉。每当他讲出自己的这种感觉后，他都感到后悔，并对此竭尽全力做出适当的补偿。

如果说两个孩子中有哪一个玩耍时摔了跤，谁也不会哭着扑向母亲的怀里去寻求安慰。他们宁愿自己爬起来，擦掉眼里的泪珠，吐掉口中的沙土，然后继续去玩。他们虽说还是小孩子，却能互相帮助，在孩子们的战斗中，用他们攥紧的小拳头和压倒其他娇生惯养的孩子们的怒吼声，牢牢地占有自己的地盘。那个混血保姆简直被他们视做一个讨厌的累赘，而她实际上也只不过为他们系系衣扣、提提裤子、梳梳头、分分发，因为那时梳分头似乎成了社会的法规。

总之，彭迪列太太不是一个贤妻良母。那年夏天来到哥兰德岛的妇女中，贤妻良母占绝对优势。她们是不难区分